

愛國情操與信仰心靈

引言、第三種關懷：在宗教主義與實用主義之間

一個人會接觸甚至接受某種宗教信仰，按現代人的「信仰心靈」，通常會涉及兩方面的關懷：第一種是「**宗教主義**」的關懷，所在意的都是相對遙遠、抽象的「過去」或「未來」，甚至「另一個世界」的事物，例如各種創世神話、末日預言、神魔鬼怪、天堂地獄、來世報應等等。第二種是「**實用主義**」的關懷，所在意的都是相對「埋身」（貼近）和具體的「現在」以及「這一個世界」的事物，例如通過求神拜佛、占卜算命等方式來求取風調雨順、家宅平安、事業順境等等。前者又可以稱為「**他世主義**」的關懷，後者又可以稱為「**現世主義**」的關懷。

這兩種宗教關懷，表面上好似有很大的分別，一遠一近、一抽象一具體，但卻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共通點，以致兩者並沒有實質的衝突，可以兼而有之：第一、兩者都幾乎沒有任何「**歷史感**」——要嗎只關心遙遠的「創世」與「末日」，要嗎只在乎剎那間的「當下」，對於在「創世／末日」與「當下」之間千百年間發生的「歷史」，卻幾乎完全不在意。第二、兩者也幾乎沒有任何「**群體感**」——無論關懷的是甚麼，真正在乎的其實都以「自己」（個人）為中心，對於在歷史中形成的國家民族等觀念，非常不在意。

但是，綜觀聖經，我們卻發現真正的基督信仰非常重視信仰裡的「**第三種關懷**」。原來在遙遠而抽象的「他世信仰」與具體而貼身的「現世信仰」之間，尚有一度中間橋樑或銜接——那就是「**歷史**」與在歷史中形成的「**國家意識與民族感情**」，這種對於「歷史」與在歷史中形成的「**國家意識與民族感情**」的關切投入，我就稱之為「**人間信仰**」。

1、他世信仰 < — — — — (我) — — — — > 他世信仰
 2、現世信仰
 3、< — 人 — 間 — 信 — 仰 — >

說得簡單一些，就是民族意識、國家意識、愛國情操等等，原來是建立及構成整全的基督信仰極重要的組成部分，足以填補「他世信仰」與「現世信仰」之間的巨大空隙，為信仰賦上具體的血肉與深度的內涵。事實上，**將基督信仰單單扣緊遙遠的過去與將來或短淺的現在，而無視千百年來的歷史及在歷史中成形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感情，是嚴重歪曲聖經啓示和基督信仰，使信仰扭曲降格為不折不扣的麻醉人心的「鴉片」。**

我不愛講理論，我愛憑藉典範來說明真理，事實上，這也是聖經的基本進路。究竟愛國情操如何決定性地模造一個人的信仰心靈，這個信仰心靈又如何幫助他經歷信仰、明白信仰、實踐信仰？以下，我將會舉出聖經中四個經典人物的例子來作說明。舉一已可以反三，現在「舉四」，相信應該足夠讓大家明白愛國情操與信仰心靈的緊密關係。

一、殺人亡命的摩西

對於像摩西這樣偉大的人物，「閒話」仍是不少。例如以下「殺人亡命」的事件，就常被一些板起臉孔的「牧師」指責為摩西信仰人生上的「污點」。話說自約瑟一家大小定居埃及一段時期後，以色列人繁衍昌盛，形勢大好，卻樹大招風，漸漸惹起埃及人的妒忌和猜疑，進而對以色列人加以逼害，甚至要殘殺以色列人所有初生的男嬰。摩西就是在這個生死存亡之秋出生，並有一番「奇遇」——

徒 7:20 那時，摩西生下來，俊美非凡，在他父親家裏撫養了三個月。21 他被丟棄的時候，法老的女兒拾了去，養為自己的兒子。22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，說話行事都有才能。

在以色列人飽受折磨奴役的時候，摩西得天獨厚，因緣際會，不僅保住小命，更成為法老女兒的養子，享盡他的同胞兄弟想也不敢想的榮華富貴和高等教育，奇怪的是——

23 「他將到四十歲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；24 到了那裏，見他們一個人受冤屈，就護庇他，為那受壓的人報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25 他以為弟兄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；他們卻不明白。26 第二天，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，就勸他們和睦，說：『你們二位是弟兄，為甚麼彼此欺負呢？』27 那欺負鄰舍的把他推開，說：『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？28 難道你要殺我，像昨天殺那埃及人麼？』29 摩西聽見這話就逃走了，寄居於米甸；在那裏生了兩個兒子。

那些板起臉孔的「牧師」往往指責摩西，說他「自以為是」、「衝動粗魯」以至於「殺人犯誡」。他們卻沒有看清楚摩西為甚麼會自以為是、衝動粗魯以至殺人犯誡，更沒有想清楚上帝為甚麼偏偏揀選重用這個自以為是、衝動粗魯以至殺人犯誡的摩西。請大家先用心想想，摩西為甚麼會自以為是、衝動粗魯以至殺人犯誡？

當日，摩西若果沒有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」，就不會有這等事發生，不過，這決不會使摩西成為一個「沒有污點的摩西」，而只會使摩西不再成其為「摩西」，只會成為長於埃及深宮的公子哥兒中的一個，最後消失在上帝的永恆計劃之中。我們回頭再看，這個貴為法老女兒的養子，又「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，說話行事都有才能」的摩西，正正是前途無限，卻發甚麼神經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」？我們且再看以下一段經文，看摩西逃命之後的痛苦感慨——

出 2:21 摩西甘心 and 那人同住；那人把他的女兒西坡拉給摩西為妻。22 西坡拉生了一個兒子，摩西給他起名叫革舜，意思說：「因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。」

原來，摩西生在埃及深宮，本可享盡榮華，但他深深知道：「我不是埃及人！」他要尋根——想尋回自己是以色列人的身分認同，於是，就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

人」，結果，見到同胞受埃及人欺負，他甚至出手相救，還天真地「以為弟兄必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」，誰料，同胞們並不認同他的好意，他終於明白，在同胞們的心目中：「**我不是以色列人！**」及至殺人亡命，逃亡到米甸曠野，在那裡結婚、定居、生子，但他還要為兒子起名叫「革舜」，意思說：「因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」，骨子裡，其實就等於對自己說：「**我不是米甸人！**」

摩西，帶著一份揮之不去的家國情懷，卻在埃及人、以色列人、以及米甸人當中，都無處容身。或者說，在米甸，他勉強可以「容身」，但是，卻始終無法「容心」——始終放不下自己心懷家國，自己畢竟是以色列人的那一顆「心」。在埃及本可享盡榮華，在米甸也可安家立業，但就是放不下這一分家國情懷。這使我想到了中國南宋愛國詩人陸游的名句（《訴衷情》）——

胡未滅，鬢先秋，淚空流；此生誰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滄州！

四十歲的摩西，殺人亡命，由「埃及王子」淪為「通緝犯」，哪裡是甚麼「污點」？摩西生命揚溢的，絕對是常人難以企及的偉大的愛國情懷？幸好我們的上帝與那些板起臉孔的「牧師」截然不同，祂獨具慧眼揀選摩西，更與摩西心心相印——他們都看見埃及人逼迫自己的百姓，都聽到百姓求救的哀聲，都定意出手相助，救他們脫離苦海。**摩西能對上帝有偉大的忠誠，因為，他對自己的國家民族，先有偉大的忠誠。**

二、躲避上帝的約拿

另一個常被那些板起臉孔的「牧師」指責的聖經人物，就是先知約拿。

拿 1:1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，說：2 「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。」3 約拿卻起來，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；下到約帕，遇見一隻船，要往他施去。他就給了船價，上了船，要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。

約拿因為不想向侵略、殘害和威脅以色列人的敵人亞述人的尼尼微城傳達審判（其實是拯救）的信息，就「起來，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」，因為他想上帝早早懲罰他們，並且消滅亞述對以色列的威脅。（事實上，約拿並沒有估計錯誤，公元前 722 年，北國以色列就是被亞述軍攻陷首都撒瑪利亞而亡國。）但那些板起臉孔的「牧師」卻無視先知身處的家國危機，只是一味責備約拿反叛、逃跑、不盡忠職守、自以為是、心腸狹窄，沒有愛心、沒有「普世」眼光。他們更沒有看清楚約拿此番「逃跑」的沉重代價——

1:4 然而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，海就狂風大作，甚至船幾乎破壞。5 水手便懼怕，各人哀求自己的神。他們將船上的貨物拋在海中，為要使船輕些。約拿已下到底艙，躺臥沉睡。6 船主到他那裏對他說：「你這沉睡的人哪，為何這樣呢？起來，求告

你的神，或者神顧念我們，使我們不致滅亡。」7 船上的人彼此說：「來吧，我們掣籤，看看這災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。」於是他們掣籤，掣出約拿來。8 眾人對他說：「請你告訴我們，這災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？你以何事為業？你從哪裏來？你是哪一國？屬哪一族的人？」9 他說：「我是希伯來人。我敬畏**耶和華——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神**。」10 他們就大大懼怕，對他說：「你做的是甚麼事呢？」他們已經知道他躲避耶和華，因為他告訴了他們。11 他們問他說：「**我們當向你怎樣行，使海浪平靜呢？**」這話是因海浪越發翻騰。

請特別留意約拿以下的答覆：

12 他對他們說：「**你們將我抬起來，拋在海中，海就平靜了；我知道你們遭這大風是因我的緣故。**」

這句回答，告訴我們，約拿知道他最終不能「逃」得過上帝的指掌，因為「**耶和華（就是）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神**」，他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終歸難逃一死，他「違命逃跑」的後果，只有死路一條——但是，**他寧願爲此而死！**我懇請大家，包括那些板起臉孔的「牧師」們撫心自問，我們「違抗」上帝的意思或命令，幾時想過「寧願爲此而死」？我們違命，若非爲了「利益」，就是爲了「保命」，幾時會明知會命喪上帝手下而仍要違抗命令？

約拿「寧死抗命」絕非爲了利益或保命，而是爲了愛惜、維護自己的祖國和同胞。這種心腸、這種民族主義，「短淺狹窄」麼？相對於創造眾生、慈悲公義的天父上帝，當然是！不過，相對於我們，包括那些板起臉孔的「牧師」們，約拿的愛國情操，卻是「遠大廣闊」得不可同日而語，我們只能對他肅然起敬、自慚形穢！說句心底話：我極討厭那些連自己國家也不愛的「普世主義」。

< — — — **上帝的心胸：胸懷普世** — — — >

< — — — **約拿的心胸：胸懷家國** — — — >

< **我們的心胸：只有自己** >

約拿的確要在上帝面前懺悔，而我們，卻應該先在約拿面前懺悔——謙卑學習他偉大的愛國情懷！**一個人懷著深厚的家國情懷，即使一時間表現得衝動、幼稚，但他的信仰心靈畢竟是偉大的，絕對是信仰上的「可造之材」。**那些板起臉孔的「牧師」常說約拿書記述的是約拿犯錯（甚至犯罪）和被上帝責備（甚至懲罰）。對不起，我一點也看不出來！我看到的卻是：約拿並沒有犯「錯」，他只是「對」得不夠——他愛惜自己國民是對的，只是更應推及愛別人的國民。上帝也沒有責備約拿，有的是苦口婆心、循循善誘的教導與提携，爲要將約拿的愛國熱誠，引導向一個更偉大完滿的境界。**一時間衝動幼稚的愛國熱誠並不可怕，可怕的，是那些貌似偉大而其實冷血的「普世主義」。**

三、愛恨糾纏的耶利米

當然，我們也要小心，就是愛國情操的確有可能變成狹窄甚至盲目的「愛國主義」。但我要強調，我相信這也是聖經真理所強調的，就是「愛國」關乎的是**信仰人格**而不是**政治觀點**——愛國不必然僵化成對某位領袖（例如毛澤東或蔣介石）、某個政權（例如北京或台北）、某種主義或制度（例如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）的絕對信服和效忠，因為「愛國」真正要「效忠」的是「忠誠」本身——就是人對自己的國家民族及其歷史能夠**思恩、念舊、不忘本、肯擔當的人格要求**。

耶利米，一位如假包換的愛國先知，他具體表現出來的，絕不是膚淺平面的盲目愛國主義，而是有血有淚，愛恨糾纏的愛國情懷。在面對和預見到祖國（南國猶大）快將亡國的當下，對祖國同胞的苦難，先知愛得極深——

耶 8: 18 我有憂愁，願能自慰；我心在我裏面發昏。19 聽啊，是我百姓的哀聲從極遠之地而來，說：耶和華不在錫安嗎？錫安的王不在其中嗎？耶和華說：他們為甚麼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虛無的神惹我發怒呢？20 麥秋已過，夏令已完，我們還未得救！21 先知說：因我百姓的損傷，我也受了損傷。我哀痛，驚惶將我抓住。22 在基列豈沒有乳香呢？在那著豈沒有醫生呢？我百姓為何不得痊愈呢？9: 1 **但願我的頭為水，我的眼為淚的泉源，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。**

不過，這位流淚的先知，對於祖國同胞的罪惡，卻也恨得極深——

9: 2 **惟願我在曠野有行路人住宿之處，使我可以離開我的民出去；因他們都是行姦淫的，是行詭詐的一黨。**

事實上，愛之越深、責之越切的情懷，都貫串在聖經中所有先知的教訓之中。愛國，絕對應該是一份「立體」的感情，錯綜覆雜，恩怨糾纏。

說個「新鮮」的經驗：當看到北京奧運開幕儀式上的「壯觀場面」，我心中有興奮（中國人終於「站起來」，可以一雪前恥）、有驕傲（五千年文化的確偉大動人）、有憂心（怕「國富而驕」會種下衰敗遠因）、有反感（想到繁華背後卻犧牲了許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）、更有難過（運動會宣揚的「自信主義」只會攔阻中國人接受基督救恩）...一顆愛國的心，可以不複雜、不糾纏麼？

愛國情操在信仰上之所以這麼重要，因為「愛國」不容許你愛得「抽象」（像「他世主義」的虛渺），也不容你愛得「庸俗」（像「現世主義」的現實），因為所有具體的歷史與在當中形成的民族故事，總是榮辱摻雜，恩怨糾纏的。只說我們中國人自己，五千年的文化令我們驕傲，二百年的國難令我們羞恥，而半世紀的國共內鬥，也使我們無所適從。**愛國是苦，但苦而仍甘心去愛，卻是信仰心靈（忠誠）最好的考驗和鍛鍊。**

四、願與基督分離的保羅

有些人，以為國家民族感情之類的東西，只應限於「舊約」，到了「新約」，就開始了所謂恩典時代，也就是普世時代，所以，無論是以色列或別的甚麼國家，個別的國家歷史已經毫不重要，至於愛國情操更不僅無關於信仰，甚至有所妨礙云云。

對，偏狹自大的民族主義與國家觀念，其實不是「到了新約」，而是整本聖經由始至終都反對的。不過，作為一種信仰人格——即忠誠念舊——的要求，卻始終如一，新約絕對沒有否定舊約。新約最偉大的作者保羅可以作為最佳「證人」。

新約羅馬書，眾所周知，宣講的是**因信稱義的恩典信仰**，極力反對猶太人偏狹自大的**律法主義**。但保羅只是反對「猶太主義」，卻絕不反「猶太人」。若大家細心，就會發現到了羅馬書的第九章，就是保羅將因信稱義的恩典信仰的教義，發揮到淋漓盡緻之後，忽然筆鋒一轉，講了許多極力維護他的同胞——以色列人的說話：

羅 9:1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，並不謊言，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，給我作見證；2 我是大有憂愁，心裏時常傷痛；3 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親，就是自己被咒詛，與基督分離，我也願意。4 他們是以色列人；那兒子的名分、榮耀、諸約、律法、禮儀、應許**都是他們的**。5 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，按肉體說，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，他是在萬有之上，永遠可稱頌的神。阿們！

保羅非常強調「那兒子的名分、榮耀、諸約、律法、禮儀、應許都是他們（以色列人）的」，連「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」，使他「大有憂愁，時常傷痛」的正正是同胞們自己不爭氣，錯失這許多本來「都是他們的」恩典和應許。雖然身為外邦人的使徒，但保羅始終念念不忘同胞的得救，還為他們的失敗作出某種解釋和「辯護」——

羅 10:1 弟兄們，我心裏所願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2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，但不是按著真知識；3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，想要立自己的義，就不服神的義了。

保羅更加強調，上帝並未有完全棄絕他的同胞——

羅 11:1 我且說，**神棄絕了他的百姓嗎？斷乎沒有！**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，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屬便雅憫支派的。...4 神的回話是怎麼說的呢？他說：「我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。」5 如今也是這樣，照著揀選的恩典，還有所留的餘數。

保羅甚至頗不客氣地警告外邦信徒不要「看死」猶太人——

羅 11:25 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（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）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，26 於是**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**。如經上所記：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；

眼下已經是「新約」了，上帝計劃的焦點也似乎轉移到「外邦人」身上了，可說是「時空轉移」，時移世易了。不過，在這位外邦人的使徒保羅身上，他的家國情懷，卻仍是濃得化也化不開。事實上，一個人連自己的國民也不愛，他能愛「普世」麼？**上帝揀選保羅作為普世宣教的先鋒，不是因為他「不愛本國」，倒是因為他充分「愛國」，故而能愛及萬邦！**

結語、忠於人國然後忠於天國

摩西愛國，埃及的繁華、米甸的安定，都掩不住他的家國情懷。他要尋根，要尋找可以終身效忠的對像，結果，在偉大忠誠的信仰人格引導下，他不僅找到同胞，更找到志同道合的上帝，成為偉大的天國先鋒！

約拿愛國，為維護祖國，他寧死抗命。雖然刹那胡塗衝動，未充分明上帝心腸的廣博偉大。但只要他一旦「開竅」，明白自己的淺薄不足，這種信仰心靈，卻必定願意忠誠守命，至死方休。

耶利米愛國，愛得萬般糾纏——為同胞的苦難，哀其不幸；為同胞的罪惡，怒其不爭。先知一生都痛苦掙扎在去留之間，但終此一生，直至城破亡國，直至群眾流亡埃及，他都與他們同其出入，不捨不離。

保羅也愛國，雖身為外邦人的使徒，身為普世福音的使者，他卻念念不忘同胞命運，時刻想望同胞們都悔改，盼望著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」的日子，以至於願意為此而「自己被咒詛，與基督分離」。

他們都是信仰上偉大的先聖先賢，他們都愛國。愛國是他們信仰人格裡重要、甚至核心的內涵。他們效忠的並非某一個政權或某一套政見，而是效忠於「忠誠」本身。因為唯有具備「忠誠」這種核心人格的人，才可能真正並長久地忠誠於上帝、忠誠於信仰、忠誠於基督。

世界，確沒有一個真正可愛的國度，中國當然不會例外，但你仍要愛國——像耶利米先知那樣痛苦掙扎地愛，仍要努力學習去愛。須知道，忠誠愛國不一定能救國，但能救你自己，救你脫離那些抽象的「他世主義」信仰，或庸俗的「現世主義」信仰，好讓你能夠在具體真實、愛恨交織的人間歷史之中，像眾多的先聖先賢一樣，真真實實地遇見上帝，追隨基督，直到天國降臨！**學習效忠「人國」，為的是預備你進入「天國」！**